



两会特刊

5

责任编辑:郎成 赵昂

新闻热线:(010)84151048

E-mail:ldhgrbb@sina.com

有的建议看似很“小众”，却与部分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

再“小”的群体，也有人为他们发声

本报记者 李瑾 杜鑫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占比，比上届提高4.8个百分点，基层代表比例较上届提高了12.8个百分点。更多基层群众的声音，被代表带到会场上。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东营市蜜蜂研究所所长宋心仿，不仅是连续两届的老代表，还是全国养蜂业唯一的“代言人”。历经3年努力推动，终于帮助全国百万蜂农开通了运蜂绿色通道。

在今年两会上，记者注意到，有一些代表像宋心仿一样，为小群体的利益努力发声，再“小”的群体，都有代表为他们不懈代言。

未成形的“建议”

一代人的奉献



漫画 赵春青

说，“后者自己掏钱办学校，还要向地方缴纳教育附加费，显然不公平。”

陈中在当企业负责人时，也时常向地方政府反映这类问题，但往往没有下文。在他看来，第一代三人行已经老去，却难以享受老年服务，下一代人的教育医疗问题也需要解决。尽管他们是一个看似“规模很小的群体”，但他们昔日的奉献不该被遗忘。

“我想，明年好好调研一下，联合代表团里另外两大军工企业的代表搞一个建议，呼吁填补三线建设企业职工的公共服务空白。”陈中代表说。

小小止血急救品

10万条生命

来自陕西的技术工人代表曹晶，今年带来的建议有点“小众”。

“我建议，给公共交通工具上配置止血为主的应急、急救产品和器械。”曹晶代表是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的首席技能大师。这份让很多人意外的建议，源自一次亲身体验。

“去年10月，我去深圳参加全国人大的全国交通运输专题培训，飞机上一位60岁左右的女乘客被蜜蜂蜇伤，疼痛难忍，可飞机上并没有缓解蜂毒的药品，乘务员只能用冰块为她冷敷。”曹晶代表回忆说，同一航班上有一位从事医药工作的代表，刚好随身携带解毒的特效喷剂，实施救治后，中毒症状

很快缓解。

曹晶代表给《工人日报》记者提供了一份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我国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超过20万人，其中有50%以上即10万余名是因为受伤失血过多，不能及时得到有效救治导致死亡。

曹晶代表对2015年“十一”长假中，浙江甬台温高速公路上的车祸，印象深刻。当时由于生命通道遭堵，导致前来救援的消防车及救护车无法通行，最后受伤司机因失血过多不幸死亡。“如果在车祸发生的当时，能用简单的急救产品进行有效止血，我想不幸可能就不会发生。”

在曹晶代表看来，交通事故发生时能第一时间救治，特别是有效止血非常关键。而一旦遇到大型事故或者地震等天灾，用储备的急救产品应急自救也很重要。

据曹晶代表介绍，陕西有一家企业研发的“急救止血敷片”，拥有生命急救的原创知识产权，但推广难，不被公众了解使用。他建议，相关部门应联合研究，给飞机、火车、长途客运汽车、公交车、出租车等公共交通设施上强制配备以止血为主的应急、急救产品和器械。

一份“孤儿药”建议

1680万患者

“你听说过孤儿药吗？”泰州市委常委、医药高新区党委书记陆春云代表提出的问

题，让不少人迷惑。孤儿药，对应的是罕见病，指那些发病率极低的重大疾病，一般为慢性、严重性疾病，常危及生命。由于罕见病患病人群少，药品市场需求少，研发成本高，很少有制药企业关注，因此被称为“孤儿药”。

陆春云代表介绍，目前我国对于“孤儿药”的研发仍处于一片空白，基本依赖国外进口，结果造成很多患者只能选择昂贵的进口药或无药可用。

像陆春云代表一样，不少来自医疗医药领域的代表委员注意到，3月7日是国际罕见病日，他们选择在这个契机，呼吁建立罕见病医疗和社会保障相关制度。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革新代表提交了关于加快罕见病立法的相关建议，去年他也提交了类似建议。我国罕见病患者超过1680万人，但对罕见病尚未立法，也没有官方的认定标准，这严重制约了“孤儿药”的研发和罕见病患者治疗。以“注射用伊马替尼”(又名思而赞)为例，它是国内唯一能有效治疗戈谢病的药物，售价约2.3万元/瓶，患者每月至少需花费20万元，仅此一项开销一年就高达200万元。

陆春云代表介绍，目前，由于我国新药申报主要集中在大病种上，国内“孤儿药”仿制的审评周期长，大样本临床试验难度高，部分老品种原适应症使用量越来越少，企业生产无利可图，限制了国内孤儿药市场的发展。

陆春云建议，应对“孤儿药”进行相关立法，明确其定义，推动防治救助，制定相应鼓励政策和优惠措施，鼓励医药企业和科研机构针对此类疾病的药物研究和开发，并为药品引进、生产、销售等环节提供支持。

同时，可将罕见病和“孤儿药”逐步、有计划地纳入医保目录，扩大医保范围，从而降低患者的经济负担，提高“孤儿药”的可及性。通过大力推广多方支付模式，药企、政府、罕见病患者家庭、社会慈善等多方承担筹资，来缓解“孤儿药”用不起的难题。



商国是议民生

(本报北京3月9日电)



“你真棒”

3月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开始前的主席台上，当钟南山代表经过赵季平代表的身边时，赵代表看着他“矫健”的身姿竖起了大拇指。

今年80岁的钟南山代表这几年一直为医改问题建言献策。在今年的两会上，钟南山代表说，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公立医院的定位问题没有解决。分级诊疗、三级医疗、药价改革等等，都是医改的下游问题，而恢复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定位，则是医改的上游问题，“只有解决了上游问题，下游问题才能解决”。

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

生了影响工作怎么办 年龄大了有风险怎么办 生了养不好怎么办

卫计委开药方医治“二孩焦虑症”

本报记者 张世光

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是否生二孩成为不少适龄人群纠结的问题。《工人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怕生育二孩影响工作，生了以后养不好、担心年龄大了生育有风险等原因，导致很多女职工不敢再生。

在3月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相关领导就此回应了公众的焦虑。

问题：生育二孩影响工作怎么办？

对策：出台配套政策支持职场妈妈，增加公立幼儿园

针对生育二孩影响工作怎么办的问题，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称将依法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通过严格落实《劳动法》、《妇女权益

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制定和完善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配套措施，保障妇女的就业、休假的权利，支持女职工生育以后能重返工作岗位。

特别是鼓励用人单位制定有利于女职工平衡职业和家庭关系的政策，帮助女职工做好职业规划，坚决反对在妇女就业问题上的歧视。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马晓伟介绍，目前正在对高龄孕妇摸清底数，建档立卡，随时观察孕妇在怀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特别要注意的是高龄孕妇和有可能出现的并发症。2017年以后，要在省一级建立高龄孕妇的急救中心，要在市县建立高龄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急救抢救病房，加强ICU的建设，同时加强病人的转移和绿色通道的建设和管理，充分保障我们有能力做好高龄孕妇生育的工作。

在医疗机构当中，还要建立多学科的组

织体系，由一位副院长统一负责，调配指挥高龄孕妇的重症抢救工作。”马晓伟介绍说。

问题：孩子多了，看病难怎么办？

对策：二级以上综合医院都要设儿科，2020年招收儿科住院医师3万名

李斌坦言，我国现有的99所儿童医院、3.6万个包含儿科的医疗机构、12万名儿科医务工作者，与14岁以下儿童数量2.3亿相比是明显不足的。

李斌介绍说，“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加大投资力度，力争实现每个省区市都能有一所儿童医院，常住人口超过300万的地级市设置一所儿童医院，二级以上的综合医院都要设置儿科，县级的公立医院和儿科需求量比较大的城市的公立医院也要设置儿科病房。

各层次的儿科医生培养工作也已经陆续展开，到2020年力争招收儿科住院医师3万名以上。

李斌强调，要充分考虑儿科医务人员工作量大、风险高、十分辛苦的特点，合理确定儿科医务人员的薪酬待遇，确保儿科医务人员的收入不低于或者高于其他专业同等医务人员收入的平均水平，合理提高儿科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以此避免儿科医生流失与儿科急诊关停情况出现。

公众关心的问题，我们要讨论出共识

本报记者 杜鑫 罗娟

“我不同意她的看法。”还没等《工人日报》记者问完，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葛俊杰代表就说，凡事得讲规矩，既然有了规定，就要严格执行。

葛俊杰代表所针对的是，芜湖新兴铸管公司轧钢部部长助理陶群南代表关于慎用“不诚信”或“老赖”对企业家定性的建议。“遇到经营压力时，企业一时来不及偿还贷款，并非故意。”陶群南代表解释。

而在政协一个分组讨论休息期间，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委员在走廊被几名委员拦住。“为什么总感觉钱投得越来越多，看病却越来越贵？”张波委员直奔主题。

柯杨委员回答说：“以药养医”是在不能“全包”医疗的情况下，允许医院靠药品加成取代一部分难以测算的医护劳动收费。如果去除这些，就必须出台“以医养医、以护养医”的政策，对医护劳动合理定价，结束目前靠“总量控制”强行压低医院的药品收入，使医护人员靠超负荷工作来保证医院生存的现状。”柯杨希望大家不要把问题都丢给医院。

“我亲身经历过医院给多开药、多检查。”张波委员“不依不饶”。柯杨委员解释说，现有检查能看清过去看不清的地方，能帮医生判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医生当然建议多查。开药的问题既有体制原因，也有医院原因，更有一些患者要求开好药、开进口药的问题。

在全国两会的审议讨论中，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这些交锋式的对话，有“隔空喊话”，也有“短兵相接”。

代表委员们的观点在会上碰撞，是因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他们不仅要在国计民生大事上发表看法，也要将本行业、本群体的声音传递到两会上。陶群南代表跟中小企业打

交道多，深知企业生存压力，而葛俊杰代表来自国有食品企业，很看重遵守规矩的重要性。张波委员反映的医疗问题，是社会公众关注已久的，柯杨委员则与一线医生们长期沟通，更理解医生的辛苦。

话不讲透，理辩不明。代表委员们敢“红脸”，在一些问题上直言不讳，反映了他们为人民履职、建言献策的责任感。而底气来自他们在履职期间，对各自行业、各自所代表群体的了解及深入调研。记者发现，短短数千字的建议或提案，甚至是几句话的观点，都是他们平时对社会观察的准确提炼。陶群南代表的建议，全文1193个字，却把企业存在的困难和建议说得非常充分，而葛俊杰代表的反驳则言简意赅，直击痛点。张波委员的提问不绕弯子，柯杨委员的回答则层次分明，逐一解释。

灯越拨越亮，理越辩越明。推进改革也需要集思广益，代表委员们开放式的交锋争论，恰恰是需要倾听的声音。通过讨论，找到最大公约数，提升共识，才能增强政策的执行力。

“我们从不同地方、不同行业来到北京参加全国两会，就是要凝聚共识，共同为改革出谋划策。”安徽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耿学梅代表说。

在讨论之后，陶群南代表与葛俊杰代表都认为，社会诚信建设已刻不容缓。张波委员和柯杨委员都认为，要通过医疗改革，让百姓病有所医。对于公众关心的问题，代表委员们“红脸”，也是为了讨论出共识，为改革发展出好谋、尽好力。

全国两会还在继续，代表委员们的审议讨论也在继续……

(本报北京3月9日电)



网上流传时间表系误读 延迟退休方案今年推出

本报北京3月9日电 (记者罗娟)

今天下午，列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网上流传的延迟退休时间表系误读。延迟退休方案今年会按照相关程序批准后推出向社会征求意见，完善后再正式推出。

“网上流传的延迟退休时间表，其中有相关的计算公式和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这里面对目标年龄的设定、不同群体的退

休年龄和我们制定的方案还是有差距的。”尹蔚民说，制定出台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主要是基于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怎么可以有效开发人力资源，怎么能够让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这是最主要的出发点。

尹蔚民还表示，制定延迟退休方案主要有三个方面考虑，首先是小步慢走、渐进到位；二是区别对待、分步实施；三是提前公示、预告。这项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会广泛听取各界意见，不断丰富完善这个方案。

交通运输部回应治理拥堵 疏堵结合“让人民的心不堵”

本报北京3月9日电 (记者卢越)

今天下午，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表示，交通拥堵的问题是国际普遍问题，各国都在探索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从我国来说，主要考虑从国情出发，要综合使用政策。

杨传堂表示，目前的思路是堵疏结合，主要采取四方面的措施。一是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因为公共交通容量大、污染少，人民群众使用率高；二是一定要用规划引领交通，让规划发挥更大作用，使大家走得更顺畅，避免重复建设；

第三，他提出要加强智慧交通发展，从

而减轻有关负担，提高运输效率、水平、质量；最后，他提出要加强需求侧的管理，在空间、时间、运输方式之间进行协调和匹配，提高分担率。

在谈到是否会征收拥堵费时，杨传堂表示，有的省市也提出和倡导这么做，不管是哪个省市做出这项决策，都是从当地的实际出发。各地都应该采取相适应的措施进行改善和疏导。

“对交通治堵我们要持积极的态度。具体是什么措施，各地的情况不一样，都能找到与实际相符合的办法，让人民的心不堵。”杨传堂说。

前卫生部副部长



被“围堵”的半小时……

本报记者 邓崎凡

今天上午的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三场记者会一结束，当5位委员刚走下主席台，守在通道处的记者就“堵”住了黄洁夫委员。

“黄部长，看病难应该怎么办？”

“您怎么看‘挂号难’？”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一下。”

……

实际上，在刚才的记者会上，这位前卫生部副部长已经就“看病难、看病贵”等话题做了回答。

会上，黄洁夫委员说“医改话题年年都是热点”，记者的“热情”也验证了这个判断。此时，记者们纷纷把各种和医改有关的问题抛向黄洁夫委员，常常是第一个问题还没答完，第二个问题又抛了过来。

“我外孙生病后，女儿带着孩子去北京儿童医院看病，花了4个小时没挂上号。女儿后来都哭起来了，回来说，老百姓看病真是难啊。”黄洁夫的这个故事让记者心有触动。

“我刚刚讲了要发展多元化的医疗服务。”

在记者的追问下，黄洁夫坦言，在医疗领域，改革需要从源头入手，从医学教育入手。“现在有一个误区，好像有什么病就要什么科。但是我是外科医生不能学妇产科吗？女病人来找我，我怎么知道她是妇科病还是外科病？医学教育从来都是全科。

接下来，从“挂号难”到“医生培养”，他一一作答。而当有记者提到“器官移植方面”的问题时，黄洁夫说：“今年，我们将提交提案，呼吁将肾移植纳入大病救治，器官移植从肾移植开始，逐步扩大，让老百姓享受这个服务。”

“最后一个问题。”

“黄医生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

……

看到工作人员准备结束此次问答，七八个记者挤向黄洁夫委员……

这时，距离记者会结束已经过去了半个半小时时间。

(本报北京3月9日电)



新闻眼